



章萍萍及其文学成就

香港63年届黄东涛

上

章萍萍简介

出生于雅加达，巴中62年届。60年北归上高中，随潮流在广西农场和北京工厂历练。83年抵港，任新雅出版社编辑。返京后，在《光明日报》国际报告文学，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三S研究会”，中国侨联华侨历史学会任职编辑。

1990年出席全国业余文艺创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次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传记文学，中外名著改编，科幻小说，童话等二十余本。

其中《冷冻人》获中国科普图书一等奖，全国第3届科普优秀作品奖。

《海魔》获华东六省第五届优秀少儿图书二等奖。报导文学《小卓玛和她的小山羊》出版后译成英文版。

另有散文见中外报刊。

早在八十年代初，我在书店翻阅新雅出版的一些传记文学图书时，在封底作者介绍上读到“章萍萍”的名字。“印尼



归侨”几个字使我感到分外亲切。可是我不知道她是谁？

也许生命中有许多偶然机缘，才构成人生的不少悲欢离合吧：一九八六年深秋，新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为庆祝成立二十五周年，假座香港大学励树雄科学馆三〇三室举办第二届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奖颁奖仪式。我因是该创作奖评判之一，被邀颁奖，是日到了会。我参加颁奖的目的之二，是想认识章萍萍。因为活动表上写明：中国传记文学作家章萍萍女士来港访问和演讲。我想在会后和她谈几句话，然后告诉她：“我也是华

侨……”。

可是一直到颁奖会结束，不见她上台。我才知道因为任溶溶、黄庆云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未及赶到，章萍萍的讲座也推到十数日之后。

正感失望之际，先前那位静静地在看得奖作品的女士笑哈哈、很有礼貌地走过来。我也迎上去，原来她就是章萍萍。

我奇怪为什么大会主事者没有向大家介绍呢？至少，他们是他们邀请的、来自北京的贵宾；至少，她在那时已创作、出版过《李清照》、《李时珍》、《文天祥》、《张衡》、《秋瑾》等好几部在香港受到青少年欢迎、不断再版的著作了。

“我准备听你演讲。”我说。

“我没做过什么，很不想惊动大家。”我犹记得那时她的回答：一口清脆悦耳的京片子，态度谦逊得令人不忍和惊讶。当然，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归家，再次细读

《李清熙》。章萍萍的文采和才情令我钦佩，也使我疑惑；这十余年来她的人生之路是怎么过来的？她告诉我，她是巴中生，我们毫无疑问六十年代是校友。无数次电话，终于使我脑网膜上褪了色的记忆恢复鲜明：巴中是有过那么一个扎小辫的文静乖乖女，当时早已是巴中学生会习作组年纪最小的成员了。她用“菡冰”的笔名，在当地华文报发表了很多散文、小说……她还到过我家呢。

二十几年，对章萍萍来说是一段不平凡也不堪回首的岁月；“二十年来的事，说得完吗？”萍萍语透沧桑，有着很深的感慨。我太明白这种感慨，我理解，因而我沉默。但我终于还是说话了。1986年12月11日，我在刘以鬯先生主编的《星岛晚报》，《大会堂》文艺版发表了四千余字的《章萍萍及其传记文学》。对章萍萍的文学成就作了首次介绍。文中有这么一段话：“……世界总是那么奇怪。有时候，我们

会对邻居那些穿金戴银的名门贵族的公主投以艳羡之情，却如何也不懂得将自家的善良可人的女儿加以怜惜疼爱。直到这位女儿引来外人倾倒、爱慕的眼光，母亲才有点惊慌失措起来。”这是我的感慨，也是实情。因为早在这时，她人在中国大陆，却已创作了《李清照》、《李时珍》、《文天祥》、《张衡》和《秋瑾》等书在香港出版。传记文学当然不是什么文学新品种，图书宝库中不知出现过多少厚厚甸甸的传记文学。我认为难在有局限性，每一本仅是三万余字，对象又是青少年。首先必须“埋入”浩瀚书海中、突出重点的取舍能力。因此其难度不亚于儿童文学创作，一般作家未必愿意或能够胜任地去做。但章萍萍都做到了。且做得很好！

从无数次接触和交谈中，我了解到章萍萍三十年所走的路并不平坦。她当过工人、当过农民，“最后走进布满化学药水和仪表的试验室，在跳跃的元素符号和阿拉伯数字的排列组合中，她是一丝不苟的化验员，一干就是十几年。”几经周折，才走入全国侨联的华侨历史研究所的大门，当上一名编辑。在这二三十年中，命运之神仿佛爱跟她开玩笑，多次将她冲入生命的急流险滩，人



作者(中间)与台湾著名诗人林焕彰 中国著名少儿作家孙幼军 金波 樊发稼合影